



1934年在武昌街道口重建的“国立武汉大学”水泥牌坊。

□九雨农

前不久,位于武汉市武珞路和珞珈山路交会处的“国立武汉大学”牌坊,被一辆水泥车重创,局部受损。事故发生后,肇事司机因涉嫌过失损毁文物罪被依法刑事立案。

相信看到这个消息的朋友,都会有种心痛的感觉。如果说北京大学的象征是未名湖,清华大学的象征是清华园,武汉大学的象征就是这个牌坊。“国立武汉大学”的牌坊,不仅是进入武汉大学的引导标志,更是武汉大学历史的见证者。正因它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2001年被评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近百年历史的牌坊横遭厄运,怎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珞珈山下,樱花烂漫,东湖岸边,学子盈盈。熟悉武汉大学的朋友都知道,这所百年名校的正门处,其实还有一个和这个受损牌坊一模一样的牌坊。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故事,要从1931年开始说起。

这一年,途经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区的“大学路”通车了。对于学校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庆贺的事情。之前,由于大学身处武汉郊区,交通不便,不仅给师生出行带来很大麻烦,也让许多前往学校办事的市民感到不便。因此,在大学路通车之后,学校决定在大学路的起点处,建一个牌坊,作为指示。

根据武汉大学校史记录,这座牌坊是纯木质结构,由当时的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工程处建造师缪恩钊、绘图员沈中清设计,带有浓郁的江南建筑风格。牌坊正反两面的横幅上,均书有“国立武汉大学”六字校名。

不过,这个牌坊虽然很好看,但是建筑比例却不太协调。具体来说,就是横幅跨度过大,而四根立柱过细,给人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这种结构的建筑,牢固性可想而知,一场大风之后,这个牌坊便“香消玉殒”。

1934年,国立武汉大学决定在木质牌坊的原址,重建一座牌坊,作为指示牌。这就是新闻中被车辆撞损的那个牌坊。这一次,学校充分吸取教训,摒弃了木结构而代之以钢筋混凝土。设计者仍是缪恩钊和沈中清。牌坊改用四柱冲天式,造型较为朴素敦实。据沈中清先生晚年回忆,“此牌楼是我设计,Kales来工地时见了牌楼和我握手表示赞赏”。Kales即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总设计师与建筑工程师开尔思(Francis Henry Kales)。

新牌坊的正面,仍是“国立武汉大学”六字,后面则是“文法理工农医”六个篆字。至于书作者,后面六个字比较明确,是由当时中文系主任刘贇所写。至于前面的校名,则众说纷纭。有人说是蒋介石写的,也有人说出自汪精卫的手笔,还有人说是一多的题字。不过,在武汉大学档案馆馆长涂上飙看来,这六个字应当是从颜真卿字帖中集的。至于原因有二,其一,当时学校在选谁题写校名时,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大家争论来争论去,最后决定从古人中来找。其二,选择颜真卿的原因,固然是因为他书法技艺高,颜真卿的人品气节也是重要的参考因素。遥想安史之乱时,河北诸郡皆畏安禄山兵威,不战而降,唯有颜真卿和其兄颜杲卿在山东独擎唐旗,为大唐尽忠死战。李希烈叛乱之后,

颜真卿更是不顾八十岁高龄,深入敌营义责逆臣,最终身死报国。结合当时日本加快侵华步伐的时代背景,学校也希望通过颜鲁公的字,激发出学子们的爱国精神。

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武汉大学只有位于如今武珞路和珞珈山路交会处的这一处牌坊。其间,武汉大学虽说也经历过拆校的苦楚,但是底蕴还在,因此在全国高校中仍处上游水平,培养了许多至今仍在全行业发光发热的人才。对于这样一所桃李满天下的高校,校庆自然是不可忽视的大事。于是在1991年,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八十年校庆,武汉大学校友总会向广大师生校友及社会各界人士发出了捐款修建新校门的倡议。

据一位对武汉大学校史颇有研究的学者回忆,“在海内外校友的大力支持和资助下,武汉大学新校门于1992年底破土动工,1993年9月宣告落成。这座新的校门牌坊位于八一路与珞珈山路(大学路)的交会处,其大小与街道口老牌坊基本一致,几乎就是后者的翻版,只是柱底夹杆石造型有所不同,并增加了一些装饰图案。”

值得一提的是,这座本来为武汉大学八十周岁贺寿的牌坊,建成后却变成了学校百年庆典的贺礼。1992年之前,武汉大学一直非常明确地以1913年作为自己的建校时间,但是到了这一年的年底,风云突变,武汉大学突然声称自己建校时间应当是1893年,张之洞所创办的“自强学堂”成为了武汉大学最初的雏形。一时间,舆论为之哗然。此前,学界公认的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是盛宣怀在1895年创办的北洋大学,也就是现在的天津大学。如今武汉大学把自己的创制时间提到1893年,这明显是要把“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的名号揽入自己怀中。为此,天津大学曾向教育部愤然上书,“武汉大学突然宣布庆祝百年校庆的做法,实在令人迷惑不解和无法接受”。

对于武汉大学究竟是不是在1893年创办的,目前尚无定论,这件事也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故不在此做过多赘述。不过,因为这段故事,武汉大学的第三个牌坊也有了“传奇性”。令人遗憾的是,在2012年,为改善武汉大学正门周边的环境与交通,武汉市政府决定在武大文理学部与信息学部之间的八一路沿线修建一条地下通道,并将路面改为绿化广场,使两个校区实现无缝对接,更加紧密地连为一体。由于1993年落成的新校门牌坊正处在八一路拓宽工程的范围之内,为了配合这一惠及学校的市政工程的施工,武汉大学遂于2012年10月将这座建成还不到20年的校门牌坊予以拆除,然后进行异地重建。

重建后的牌坊,便是如今武汉大学正门的牌坊,也是武汉大学的第四个牌坊。这座牌坊,在武汉大学“120年校庆”时建成。造型和武汉大学第二个牌坊差不多,只不过尺寸略有放大。

这就是武汉大学现有两个牌坊的来历。说实话,武汉大学能够拥有如此充满历史意义的牌坊,是一种幸事。不像笔者就读的学校,在抗日战争时,被日军轰炸成了瓦砾场,建校时的建筑保存下来的寥寥无几,实为一大憾事。希望受损的牌坊在修复后,能够得到校方和相关部门的妥善保护,不要再让其独处在闹市中。

□师文静

近日,快手宣传片《看见》迅速在各大平台、社群中裂变,“奥利给”大叔饱经沧桑的脸以及那句“我们虽是世间的尘埃,却是自己的英雄”击中了太多普通人。芸芸众生、生活百态中那些有强大爆发力的“奥利给”被认同,有了治愈的力量。“奥利给”大叔也从之前“装疯卖傻”的定位,逆袭成为他演讲中出现频率最多的词——普通人的代言人。

“奥利给”是“给力噢”的意思,这三个字的走红得益于快手用户“朝阳冬泳怪鸽”,也就是奥利给大叔、视频《看见》的演讲人黄春生。一开始很多网友是抱着“审丑”“赏土”的目的去看他。在那些点击量极高的短视频中,他有着魔性的表情、夸张的肢体动作,常常效仿迅猛龙蹦跶走路,模仿水怪爬上岸,张牙舞爪地健身等,他发的视频很“土味儿”,不能说这里面没有吸引眼球的目的。不符合年龄感的搞笑卖萌,加上有人感到不适、有人却极度捧腹的“奥利给”表情包,“朝阳冬泳怪鸽”迅速火遍各个视频平台,他也有了另一个名字“巨魔战将奥利给”。

后来大家知道他叫黄春生,1977年生人,除了搞怪,还会快板和相声,兼做婚庆主持人,之前还做过体育老师。这些技能让他区别于纯恶搞、博眼球的网红。再后来,大家又知道,辽宁朝阳人黄春生黄土沟整一般布满皱纹的脸,刻着岁月的痕迹、生活的苦难。黄春生的家用家徒四壁、箪瓢屡空来形容极为贴切,他一人



“奥利给”大叔黄春生

照顾患病的父亲和先天智力障碍的弟弟,他的尽孝尽义,对家人的善待,让大家慢慢品味出,他的搞笑源自他对待生活的乐观态度。

黄春生的直播一般在凌晨两点、四点开始,因为只有这个时间是属于他自己的,而无论他直播吃饭、打快板还是照顾家人,总不忘来一段慷慨的演讲。他说,“消除恐惧的最好办法是面对恐惧,坚持就是胜利”“吃下平常人吃不了的苦,享别人享不了的福”“没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世世代代做好事”“追梦人,不停顿,越努力,越幸运”……面对这么一个鲜活的正能量的人,更多网友开始关注“奥利给”大叔,为他直播刷礼物表达敬意。

黄春生这样的普通人太多了,悲喜交加的人生,活着才需要勇气。前不久播出的纪录片《中国喜事》讲述的也是普通人的故事。舞狮子的人、社区警察、参加高考的考生、曾经的霹雳舞弄潮儿、种水稻的农民……这部纪录片拒绝了过度追求悲惨效果的底层叙事和宏大叙事角度,以平民的视角讲述生活中平凡、琐碎的细节,多少人努力生活却依

然处于窘迫的境况中,这才是大多数普通人的现实。

黄春生以及他的演讲,背后代表的是跨越多个年龄段、涉及各类人群,过着各种艰难生活的普通人,历经磨难的普通人不向命运屈服的意志,才是平凡世界中孕育的大能力。而在当下很多人需要这种能量。“奥利给”大叔、短视频中那些生活在底层的普通人,让大家看到这个世界是多元的、有无数种真实,而真实是最宝贵的,可以让人产生认同感,进而对生活充满希望。”

在短视频、直播承包大众生活的当下,视频平台的功能不再仅仅是播放视频,而成为大众价值观的一种承载。前有B站宣传片《后浪》,后有快手宣传片《看见》,都是视频网站树立自身“人设”的过程。B站市场中心公关总经理杨亮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后浪》文案的核心只有三句话,一是‘君子美美与共,和而不同’;二是‘奔涌吧,后浪,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里’;三是‘和1.3亿B站年轻人一起表达自我,拥抱世界’。其他的文案都是为这三句服务的。”作为演讲宣传片,你看的每一句演讲词是广告语的输出,也是价值观的输出。

《看见》的价值观输出,无疑抓住了当下最需要落脚的普通人、平民视角,这也是很多人认为它比《后浪》更胜一筹的地方。《后浪》更接近于一个针对目标用户的广告,虽然这个广告很虚假、逢迎,《看见》探讨偏见、冷漠、傲慢,“时代的尘埃”时,它的目的在于击中大众普遍性的情绪,进行

情绪收割。它说“不要冷漠地走入普通人,那些不假思索,就说这里不够潮的人,应该亲自来这里看看”,“冷漠的人”到底是谁,大家不知道自己都是普通人。还有一句是“有人说带着偏见看世界,才有看待世界的方式,可看待世界,不需要

预设任何方式”,说白了就是对待平台的趣味、内容,你们都无权有任何立场和评价。而“痛苦的人,总是携带傲慢与偏见,幸福的人,总是多一份宽容与慈悲”这句话,也不太能让人理解,演讲词主张多元、包容、和而不同,但这里却定义为,不认同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内容形态,就是偏见与傲慢,反对鄙视链的同时,打出了另一个鄙视链。

要是网友真被这些空洞与宏观的价值观击中甚至治愈,也就陷入了别人的商业圈套。越来越多的平台喜欢推出这种情绪化很重的宣传片,都是精心策划的商业运作。认同了这种宣传片中情绪化的部分,就可能成了商业逻辑中的被收割者。另外,平台们有没有想过自己平台的内容中,有多少偏远、贫穷、被生活压迫的人,被会玩手机的账号所代表、所消耗,恶搞贫穷、恶搞弱者何尝不是一种冷漠。“奥利给”大叔如果没能接到这个广告,如果不是穿上中山装开始他的演讲,谁能保证他不会很快地被大数据、平台算法所淘汰呢?是不是先培养一下平台文化价值观,再进行情绪收割?

【文化观】

「奥利给」大叔背后的情绪收割

【短史记】

武汉大学四座牌坊的前世今生